

松花江上

松花江上

李輝英

殺氣

雲從遙遠的南方，以玩笑着的輕狂的樣子，蔑視一切的，迷霧似的浮游過來，穿過它的龐大渾厚的蒼灰色的羽翅，悄悄的滴落着不惹人注意的，微細的小雨，在白龍一般蜿蜒着的貫穿着滿洲這豐饒的沃土的松花江上，平穩而帶着潔白的江面的波紋中，從那邊闊的大空上，投擲着鏗鏘般的清亮耀眼的閃電的光芒，像一些反射在晚霞之下的魚羣的翻騰的鱗片。不大不小的冷風，搖撼着葱綠的嫩柳，吟咏出平板而低沉的聲息，鼓吹成彎曲的一條條的雨絲，這時顯得狂暴不馴的樣子，便不顧一切的帶着沙沙的噪音，鞭打着微微皺皺的江面了。春潮衝洗過的砂石，變成了一片片黑色的鬆軟的土地，從那黑暗暗的發出來一股說不出口的，霉濕的，腐蝕植物的刺鼻的氣息。

松花江上，這無生命的活的大動脈，像一多年。衰的乳娘似的，它不知勞累的，永不停息的餵養着，灌溉着這豐饒的開闢沒有多久滿洲沃土——那些遮蔽天日的高山和森林，那些手掌一般坦平的田園，那些光得可照見的小的鳴禽的走獸，家畜和人類。年代是

一年又一年的像書頁似的被翻過去了。古而悠遠，一朝的像暮的老人似的變遷着，只有這無盡、清徹的江水，一年年的無憂無慮的流了過來，又無憂無慮的流了過去，日夜不息的洗刷着人類歷史的陳跡。

豐饒的沃土啊，這是中國東北一角的寶庫啊……

微細的雨滴仍在不停的滴落着，村子裡的房屋，街道，墳塚都沉沒在涼絲絲的雨雲的包攏之下了。但是那些躲在草房子裡的人們，却在不受威脅的吸着一些乾透了的葉子煙，老頭子們一邊扁動着皺縮的嘴唇，一邊對着孩子們說着與節令有關的歌辭。

「立春陽氣轉，雨水沿河邊，清明烏鴉叫，小滿雀來全。……」

這是一個擁有二百戶以上的，不十分整齊的小村子，東面，北面和南面，屏幃似的圍攏着翠綠的重疊山巒，山的上面，叢生着高的，低的，白楊，樺解和杉松——一片無盡的連接天邊的林海。從那裡面，長時吼出來豺狼和虎豹的凶殺的叫嘯。村子的西邊是一面坦平的缺口，繼續着向着西方，伸展出一方不甚廣闊的平原。大道像一條土色長蛇似的通過了平原，鑽進了這個小小的村莊里去。另一方面，從東南遙遠的不可知的山嶺子裡，流出來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河，緊傍着南山的北山脚下，緩緩的橫穿過村中，穿出西面的缺口，便匯流到那一望可見但足有二十里外距離的松花江去。

當春天冰雪尚未消溶遍地吹刮着骨的寒風的時候，這小小的很少和外界往來的幾乎是把自己孤立起來的平靜的村子，受難似的遭受了一次無辜的災難，一小隊初次出現在村中

的，被人們當成了珍品觀賞着的日本兵，他們人人的身上穿著黃呢子的軍服，那上面的銅扣子在玩笑着的閃爍着抖動的光芒，他們騎在身上的高特和屋簷頭差不多的大紅洋馬，他們罩在身上的別樣古怪的大衣，他們生長得黑濛濛的陌生的臉面，和他們剃刮得仁丹牌子上那個日本人一樣的八字鬚，是他們之中似乎有意造成的一個共同的特點。從他們的冷冷的，發着淡漠光輝的，刺刀的尖端上，奔流着和他們臉上一樣不馴服的，凶惡的殺氣。當他們說明他們的「繳槍」的任務之後，便在這個小村子里大模大樣的卻下了，他們用蠻無理的一種手段，威迫着的收去了人們視為珍寶愛着的槍枝，他們的這種完全反常的行動，到後是引發起人們爲着報復而掀起來的反抗的仇恨，年輕的，充滿着血熱的小夥子們，他們在開始背着日本兵到處的宣洩着他們的不平。

「我們不能忍受日本鬼子加給我們的虐待，這種沒有任何理由的欺壓，跟沒有理性的紅鬍子沒有兩樣，我們同心一致的起來跟他們拚罷。」

「我們的槍並不是不化本錢打不化本錢扔不誰不都是化的大把大把的『官帖』買來的啊！憑着什麼理由非得把這些槍非得把這些槍枝呢？……」

「把這些蠻橫的日本鬼子都打日本鬼子都打吧！我們老是割在村子里頭，我們從今後怕也就不會再有太平日子過了；我們既過了；我們既然殺了豬，自然也就沒有忍受日本人宰割的義務！跟這些混障的魔鬼們拚鬥的魔鬼們拚鬥！」

像集攏起的，一堆經過炎夏曝曬經過炎夏曝曬的乾柴似的，他們說到那里也就跟着做

到那里了。這一把反抗暴力的摧殘的把反抗暴力的依着白雲以奔流着的松花江岸，在這一向平靜無事而現在在衆人憤怒中的現在在衆人憤。他們在倉猝中運用着那些具有原始時代人民樸實的感情之中激動出的憤慨之情之中激動出上表現在行動中的反抗，便在開始不顧一切的，近乎越規的，襲擊着日本兵規的，襲擊着。他們的熱情和仇恨匯成了一個堅固的整體，他們的射擊也集中了一處，他擊也集中了一處，獲取到一個罕有的勝利。當他們從擊斃的日本兵的手中奪取了油光油亮的三八式，當他們從呢子的衣袋中搜到了金表和日本女人照片時，他們簡直是不能夠相信這當真會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

災難的羽翅用最快的速度把這個小的村子給遮蔽住了，二百多名氣勢汹汹的馬隊，風暴似的席捲過來，他們把烏黑的重機關槍織成了濃密的火網，向着村中盲目的，作着長時間的，無情的掃射，從農民身上燃燒起的，反抗的，勝利的火焰，馬上就被這一陣陣來的暴雨給熄滅了。年輕的小夥子們瞭然於他們自己在村中處境的困難。他們便結夥成羣，在黑夜中退出了這個出生長養的村莊，投進那東南方重疊錯綜的山溝子里去。

那是一個絕大的錯誤！這些年輕人們由於意外的勝利欣然自喜的時候，他們遏制不住的聽着火熱的真情奔放，徒徒的只爲眼前的意外收穫所迷惑而忽略了顧及到那一個敵人必有的復仇的反攻的準備，因之他們便嘗味到了這個難以咀嚼的苦果了。

災害像一陣颶風似的捲來了，又捲過去了，從此之後，王德仁老頭子就失去了他那個唯一的親人——他的生命一樣被愛護着，被看待着的兒子。

時候已經到了漸漸感到溫暖的初夏季節了，在一些別的人家耕耘着的田地上面，都有着數不清的男人和婦道，他們彎着身子或是蹲着身子在做着莊稼地里的活計，因為這正是一個農忙的時候啊。高粱，豆子，粳子，穀子以及其他的麥苗瓜秧，都在大地的上面抖擻出新的歡笑着的生機，他們在莊稼人們劃去了聚生在一旁的雜草，在被犁杖犁好的壟台上，更以精神百倍的拔着它們的高度，似乎在希望着早日的成熟，它們這些種不同的生長着的莊稼，不正是莊稼人看成為和他們已身一般相同的生命似的寶貝麼。

可是在王德仁老頭子的地里面，常別的莊稼人都在自己的地里忙着的時候，是在呈現着一種怎樣的呢？真可憐，他的田地像一片廢墟似的都荒蕪得長高了無用的蒿草，誰也不能在那塊地上找出來那個能幹活的結實的小夥子了，冷清清的像被棄的嬰兒似的只有幾隻貪婪的野狗，在那上面有意味的巡行着。誰知道他的唯一的兒子什麼時候才可以回來，回到地里幹活呢？誰知道他是健在着的，還是已經被不辜的魔手把他牽引的離開了人世？……

王德仁老頭子獨個兒蹲在家里悶着，無精少神的任什麼事情也都不願伸手，有如喝在嘴里的一杯白開水似的，他對於今後孤獨的日子，咀嚼不出什麼叫人念念不忘的真正的滋味。從他的縮攏得馬鬃一般粗糙的蒼老的臉皮上，反覆着一重掩飾不住的為憂傷所吞噬着的顏色，依伏在他的兩道稀疏的灰色的眉毛下面，兩隻不甚圓大的蒼老的眼睛，飾色般的在那上面裝着惡濁的紅膜，在他的光得發亮的那只頭頂上，經常的戴着一頂半舊的瓜

皮帽，他的腮落得將盡的牙床子中，常時啣着一枝閃亮的黃銅鑲嘴的旱煙袋。下面，不寂寞的翹動着的，是他的濃密而規則的鬚鬚。那一具隆起在他的身後的小小的駝背，頑強的和他取着敵對的行動，戲弄着的，故意和他爲難的不使他暢快的挺直了身子，這正是他有意無意的說明着，他是一天比一天的老下去了。

近些日子，王德仁老頭子覺着稍稍還可以安慰他的孤零的，淡然無味的生活的。那便是在他的清冷的家庭中，增添了一個可以說話解悶的可以下地作活的「年造」。這總可以說是一種意外的難得的收穫，這年造的本名叫作李萬發，但他的名字是遠不如「傻大哥」這三個字被人們叫得響亮。他是這樣的和王德仁老頭子把生活聯結到一起的，那就是他有一天找上了這個整天盼着兒子歸來的人物，乾乾脆脆的跟他把心中要說的話說出來了：

「王大爺，你老人家要不僱一個能做活的年造？再不然若是想僱一個出活的短工也行，只要你看我還可以幫着你種種地打打零雜，想僱用我，我們就來講講這個買賣罷。你一年少吃一頓兩頓『犒勞』都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在村子里盡人皆知的胳膊粗力氣大的人物，人家是衆口歸一的叫他「傻大哥」。但這倒並不是因爲他缺少着通人所必有的心計，相反的，他的智慧一點也不比別人顯得怎樣少，不過是因爲他天生得一副高大的結實的身材，說起話來不習慣於拐彎抹角，人家又因爲他做起活來，像是老，用不完的像力似的，從這上面給他建立起這樣一個並非辱他的和譏諷他的渾號。他是一個在困苦的環境中長大起來的孤兒，他的父親和母親，

在他小着的時候，先後的像人們所說的被他「尅」去了，因而在人們的傳說中，他是屬於命硬的人物中間的一個，現在則是健壯得天也尅他不上。他的兩隻大手簡直像一對熊掌，臂膀一往直伸起來的時候，就從那緊細的筋肉中顯露出他的結實的力量。在他的油黑得近乎發光的臉面上，倒垂着一個高聳的俊俏的鼻子，依着鼻樑的兩旁地方，端正的安置着一對深邃的發着亮光的眼睛。嘴大得似乎有些不大相襯，渾厚的嘴唇上流動着黑紫的顏色，那一片不修葺的鬍子，很放肆的在下巴上面當成了穩固的根據地似的盤據着。……

「傻大哥麼？」王德仁老頭子興奮的一連抽了兩口煙，渾身上下似乎不知增加了多少較量不出的力量，因為他這時正需要這樣一個下力的人來耕耘他的荒蕪了的田地的，再說，傻大哥的那種說到那里就辦到那里的絕不含糊的脾氣，和他那不滲雜半點虛言假語的對人做事的態度，那都是很合乎他的口味的簡直想到家了。「好啊！」老頭子幾乎恢復了青年時期的健壯的氣力似的要高興的跳着了，「你既然看得上我願意叫我做活，我真是燒高香求之不得，這買賣不必怎麼多費唇舌了，你說到那里我就答應到那里，兩下情願那還有什麼爭講的！你就爽爽快快說了罷。」

「匯年造做長活價錢一萬二千吊，短丁麼，做完了一總憑你賞。」傻大哥爽爽快快的說出來他的要求。

「講長活罷，我照你說的再給你加一千，先使多少呢。」

「三千吊行不行？」

「我再給你加一千！」對於這樣一個做活認真的說語乾脆的人物，王德仁老頭子也樂得施捨一些同情的慷慨了，兩個人完全是心投意合的把這個買賣順利的講論成功，絕不像普通人家僱年造似的在主人與僱工之間總是曉曉不休的爲着一百吊二百吊發生爭執。碰得湊巧的時候，使兩者鬧個不歡像的半紅臉而陷入無法挽救的僵局也是常有的事情。

「爭什麼，講什麼，說老實話做活時候多使一點兒那就都有了。」傻大爺扁動着他那一雙黑紫的嘴唇，感受滿足的說。

「就是呀，僱起一個年造，就別心痛那一百二百吊錢，年造下地的時候，他要是一偷工躲懶，吃虧上當的還不是東家！」王德仁老頭子捧着濃密的鬍子很高興的回答着。

說實在的，這個年造可真是在他的身上出了不少活，荒蕪了的田地，都被他打掃乾淨了，在剷除的晒得乾死了的蒿草的堆子中，高粱、穀子，豆子各種小苗都在迎着溫和的空氣生長着，發揮出它們本有的，不受妨礙的，正常的生命力，當這個年造回到家裏的時候，他還幫助着做些打糲餛飩跑道一些零碎的事情，他實在是一個合乎理想的模範長工。倘若一定要吹毛求疵的從他的身上找尋出某種缺憾的話，那只能說一常晚上歇息着的時候，當老頭子因爲思念兒子睡不着覺而在不停歇的抽着葉子煙，打算同他談上一些閒話，藉此消遣着無聊的夜晚的時候，不是遇到他的年造熟悉的溜進他知道的一個黑洞的屋子裏去尋求年輕人們所不可缺的刺激，便是一臥在炕上就從他那寬大的胸脯中呼出沉重刺耳的鼾聲。雖然，老頭子對於他的年輕的年造被別人當成話柄談論着他的被目爲不正當的行爲，是

並不像一般人們那樣的對他同樣的懷着疎遠迴避的壓煩的惡意。他自己當年也是打從火熱的青年時候活過來的，所有年輕人們渾身上下燃燒着火一般熾烈的感情和力量，早被他熟悉得有如自己的手掌一般了，他因此求從他的口腔之內說出來對於他的年造的責難的語言。他可是正正經經的勸告過他的年輕的年造說過這樣的話：

「傻大哥，若是讓我來說麼，正事是須得正辦的，你把她堂堂皇皇的娶起來就完了，不是也免去了人家說三道四的麼！」

「誰願意說誰就說罷，我還能管得了別人不開口麼，他們因為這渾原故不僱用我，不是現在還有你老人家收留我捧我的場麼！」傻大哥堅持着自己的意見反對着的說。

「人也是確是到了該辦事的時候了。」王德仁老頭子又帶便的加上了一句。

「王大爺，一年一萬三千吊『官帖』，要我的命我也養活不起一個娘們啊，多積存幾個錢再說罷，橫豎我不是沒有良心的人，絕不會虧了她的。」

老頭子到這時也就苦於無法插嘴了，如今的年輕人們所有着的心事，似乎只和他青年時代的想法不同的，而在分明的有些兩樣，有些隔閡。

除此之外，他實在無法在他的年造的身上發現到別的缺點，就是這一點罷，也絕不能昧着良心硬派定是他的缺點的。這個能做話的年造，他的本領都是從太陽，從風，從大地中間學得來的，因為自從他早年喪失了父母以後，他就和歡笑的家庭以及溫和的門楣分別開了，他是在太陽，風，土地中間長大起來的，這三種東西就是培植他成爲一個完人的知

識和學校，而他也便因此成爲大家夥公認的一條好漢。

但王德仁老頭子却在他的年造的身上，發現到有一個和他相仿的共同點，因爲他認爲他的年造和他是都被一種不幸的命運蹂躪着的，其中稍稍不同的地方，傻大哥的不幸是起自幼年時代，而他是在蒼暮之年行將埋骨黃土的時候，開始給他嘗受這不幸的苦味。他是用這樣的想法把他們的命運捏在一起的。他的不幸的折磨是什麼呢？說穿了來那全是由於失丟了他的親生的兒子啊。

王德仁老頭子幾乎是在他的內心之中，在暗暗的認爲這整個村子也在和他步入同一的厄運之途了，特別是自從日本兵在村子里橫暴的殺掠之後，他是愈發同意他這潛伏在內心之中的特有的見解。把村子和他的家聯在一道來論斷，在他看起來並不是不合理的。因爲，整個村子的建立，和他們王家原是有着關聯的。

村子是這樣被建立起來的。

推溯上去一百年以上的時候，或者再多一點的時候吧，王德仁老頭子的父親，在這里的一片荒亂的地面上領到了幾方荒，他運用着他後半生的精力在開墾着這片處女地。這坦平的大地，是有着雄厚的繁殖力，種子下到了溫潤的地下之後，便生長出黃金一樣寶貴的，吃用不完的糧食，從山東半島上挑着扁担上來的老鄉漸漸的加多了，生荒一天天的變成了熟地，於是，順應着人類羣居本能的要求，他們便建立了這個小小的村子，因爲第一個在這里開荒的主人翁有着一個姓王的在，一來二去的人們就把村子叫做王家村。這村子

養育了上一帶從山東逃來的饑民，也養育了在本村降生長大的孩子，論到王老頭的兒子的身上應該排列爲第三代了。

第三代的兒子究竟是逃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把兒子快快的找尋回來罷，年老的人倘若沒有一個親人守在自己的身邊，那日子平平淡淡的簡直沒有什麼撲奔，而一個老人又是最慣於孤獨的。

「怎麼樣的找法呢？」

當人世上的許多糾紛，許多無法解決的困難使人們感受到棘手爲難的時候，順應着一般習俗的誘導，迎合着心理上欲得的，滿意的希求，人們就將要在超人的力量之外，寬慰的想到了神力的奧妙和救助，因爲在被歷代傳說的渲染之下，神的力量偉大和威嚴，那是任何人世上的英雄人物所無法競較而嘆服的奇蹟。

王仁老頭子是想到了那里就辦到那里的。他以一個修士般的虔信之心，把一副衰老的身子跪在老爺廟的青磚鋪陳的殿堂上，在他的帶有紅膜的眼睛的邊角上，濟含着老年人稀有的隨時都可以傾流出來的熱淚，面朝着那一位面南端坐的紅色臉堂的關老爺塑像，從他的身上流傳着無法記憶的，靈驗的，救人危難的，過去的諸種傳說，他毫不吝嗇的叩着沉重的響頭，那一枝紅頭洋火點燃的燒成了一片火光的香紙的灰燼，被初夏熱烘的穿堂的微風，飛絮一般悄然的吹起在低空飛翔，跛着一條右腿的那個老和尚，半閉着歪斜的三尖眼，念誦着溝通人與神間交往着的經文。

「請老爺多分神保佑我的兒子的平安罷，我這一生就只有這一個兒子，他是延續着王家香火的命脈的啊，保佑着他早早的回來罷，將來我一定殺豬還愿的，好報答你老人家保佑的大恩大德。……」就像那一座泥塑的神像真有着靈魂和知覺似的，王德仁老頭子在在心里面暗暗的祈求着。

當這個篤信心誠的儀式完畢之後，帶着一頭釋去一半以上的重担的心情，老頭子輕腳輕手的放進那和尚手中一張一百吊的官帖，皺動着歡愉的蒼老的微笑，蹣跚着的走下那座石級的門階。

從四外一方方的錯綜的田地里面，奔波着小夥子們粗俗得不堪入耳的俚曲和短歌，遠處的高攀天際的樹梢，輕輕的搖擺着斯文的頭，於是，初夏的暖流便伴同着溫熱的風絲一陣比一陣近的逼近來了。德仁老頭子的心中也在慢慢的熱着了，而這種愉快與感覺，是應該倒退着三十年，才使他更親切的瞭解到其中的奧妙，至於他現在呢，終於是老得追討不回青年時代的感覺了。人老了，不僅是心情方面改換了樣子，所有身上的一切活動的力量，也全是表現着普遍的暮氣。他的膝蓋頭上稍稍的有些顯得酸痛，因為他在那青磚地上跪得時間稍稍久了一點，但他却仍然施展着一個老頭子倔強的脾氣，鼓着勇氣一口氣的走到那龕子和斗方大小差不多的山神廟前，這小廟雖然是小得可憐，却在那褪色的木龕子兩邊，封條似的貼滿了辭句不同的頌揚之類的對聯。風在那一排破亂的「京竹才」的破洞中嬉戲着，王老子瞻拜過了之後，隨即低聲的傾注着他全身的感情在禱告着：

「山神老爺，請你老人家幫幫忙罷，可憐可憐我，把我的兒子給找回來，一個老頭子沒有了兒子，他這日子可怎麼過法呢？保佑他平安的回到家里來罷，我一定殺豬還愿的。」

王德仁老頭子更沒有忘記了他那最後的一着，他忍受着衰老的身子上所加給他的苦痛，又把一雙酸痛の膝頭跪在祖宗龕的前面了，照樣的叩着頭，也照樣的在祈求，那被他夾了半天的兩滴清冷的眼淚，終於是突破了他的鬆懈的眼皮滴落下來。

當老頭子捫帶着滿身的疲累，吁出了一口長氣在炕上躺下去的時候，精神方面彷彿有一個靈驗的現實在安慰着他，雖說那種靈驗只是一種盼望，也或許更不幸的變成爲妄想，但神是保佑着篤信他的一羣人的事實，那是無由泯滅的。想到這里，他似乎就忘去了所有身上不愉快的疲累。

日子像一些飄舞着的雪片似的飛過去了，去年冬天南旋的燕子也應時的回返牠們的舊巢，在王德仁老頭子的檐前呢喃着新曲，啣着泥草修補着故居，潔白的杏花和梨花全都開放了閃亮的花朵，而他的期望可還沒有給他一個滿意的回答。

在屋角安置的碗櫥的閣板上，不知是誰家貪食的野貓又在無忌憚的咀嚼起剩餘的食物了，即便是一個再小的動物，牠也不願輕易放棄了欺壓一個蒼暮的老人的機會，牠更其要經常的和不中用的老人樹立着儼然自得的敵意。這貪嘴的討厭的貓，當老頭子用粗聲的么喝也嚇他不走的時候，牠可不知道牠是怎樣的刺傷了老頭子的心了，若是他的兒——那天

不怕地。怕的小夥子還在家的話，任何一個貪食的野貓也不敢在他的面前撒野的！只要他高興，他可以把他們收拾得連毛帶骨的一點也不剩。

兒子因此是更不能缺少看的，在單純的老頭子的盤算中，對於他的兒子他是在這樣的下着決定，那是說，倘若他的兒子真能夠靠着神爺保佑回到家里來的話，他是決不給他任何脫逃的機會，爲看要安撫下他的不定性的心情。他須得在最短期中給他聚上一房媳婦，年輕的小夥子們，本來就和無羈的野馬差不了許多，給他弄上一個年輕的牡子，套上了一個別樣的轡頭，他就可以順順隨隨的入套，不再那麼近乎發狂的東奔西逃了。兒子既然已經成了家，在他是完畢了一件該辦的大事，媳婦再按時的養出幾個結實的孩子，鬧鬧闖闖的那一天的日子過得才算是有意思。他還要勸說他的野性的兒子收束了他那不正當的盤算，取銷了他那和日本人做對的心思，好模好樣的做一個納糧完稅不管閑事的莊稼漢。老頭子是有着說服兒子的充分的理由的：日本鬼子人強力強兵精馬壯，洋槍大砲一打不知打上多少響；憑幾個年輕的小夥子們瞎嚷一陣用兩片嘴就可以打退日本兵麼？用雞蛋往一塊堅硬的石頭上摔，打算把石頭上摔出一個窟窿來，那是大羅神仙都要搖頭的。是的，這充分的理由將會使頑抗的兒子回答不出他的抗辯的辭句。

老頭子帶着紅膜的眼睛，百無聊賴的在屋里的山牆頭溜轉着，他忽然這麼想，是不是因爲這房子的地身風水看得不對，違犯了那一條，才使得他的兒子遠離開他不得團聚呢？他朝着那面蛛網封塵的北牆上尋索似的看了一眼，不期而遇的讓他看見了一張熟悉的像片，

（那是他們的全家照像），對着那張像片上的一個人物，他几乎是止不住的要罵出聲來：「你這老賤貨，一定是你的心里不乾淨啊，所以就養出來這樣一個野性難馴的兒子！你死了，算是便宜了你，要不然我一定要把你揍上個半死，逼着你說出來你的醜惡的心事！……」

……日子一天一天的飛馳着，王德仁老頭子無法解脫的悲哀，一天比一天堅固的生了根，且在繁茂的開出來悲苦的花朵。

這是在自然界中生長着的杏花梨花不同的花朵啊。……

在閑得到了十分無聊的時候，老頭子就只得用查看莊稼地來做消遣了，雖說是他僱的那位傻大哥不必他自己分心就可以把地里的的工作做得有條有理，他總不能不化費一點時間看望看望自己的莊稼長了什麼成色。這一天，當他倒背着手在通行的大道上穿行着，快將走到自己地邊上的時候，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他的年造倚靠着一棵大榆樹的旁邊喊道：

「老東家，你快來，我給你引見一個你最想見面的熟人！」

「什麼熟人哪，還是我最想見面的？」他莫名其妙的反問着。

「快一點，別再那麼麻煩看了！」傻大哥急匆匆的敦促着。

老頭子完全聽從的走攏過去，從大榆樹的後面轉出一個人來，迎着四月強烈的太陽光，他不能把那人看個清楚，可是那個人却好搭上了話。

「爹，我回來了。」他說。

「怎麼，中藩，是你麼？怎麼想着想着你就回來了？你是打那里回來的呢？傻大哥，你倒會開玩笑呵。」王德人老頭子說完了話，還有些不太相信會是不折不扣的事實。因為這個意外的會見，實在是太過於容易了，多麼不可能的事啊！也許是天上的太陽違反了規則的打從西方的天上升上來的吧？要不然，是曾經刮過了什麼奇特的神風？他緊緊地抱住兒子的粗壯的身子，從他那紅膜的眼睛里傾注出奇特的眼光，到後終於是快慰的發自心之深處的滾流出熱灼的眼淚，而用一種顫抖着的爲難而又略帶羞怯的聲調，他歡悅的叫了出來。

「中藩，爹的好兒子，神爺保佑你，祖宗保佑你，你，你，你總算平安的回到爹的眼前了，多麼難得呀！爹想你簡直要想瘋了！……」

「我看爹的神氣倒還不算壞，」兒子滿未加細細聽加細思考父親親熱的訴說，却在輕描淡寫的把老人家一顆火熱的心給澆冷下去，「爹一定不壞吧。」

「是不壞呀 現在我還是好模好樣的活着呢，」老頭子不是滋味的冷下了自己的熱情，在運用着一對蒼老的眼睛審視着他的兒子和從前有着怎樣的不同。

這是一個具有苗壯身子的二十六歲的小夥子。一副飽嘗辛苦的黧黑的面孔上，流露着坦白的，不詭詐的正直的氣派，在他的刷子似的濃黑的眉毛下面，旋轉着兩隻雖不圓大但總是一看人就閃出燦利的，烏黑的光彩的眼睛，鼻子是寬闊的，渾厚而紫黑的嘴唇的四周，播種似的生長出灰黑的，經久不修的鬚鬚。他有着一個喜歡咬着下唇的習慣，那時候就